

致榕树 敬英雄

吕金玲

前不久，女儿携我去了趟福州。数日的旅程中，印象至深的是湖边、棧道、路旁乃至整个街市无处不在的榕树，高大茂密，枝繁叶茂，亭亭如盖，绿荫遮天，惹眼之极，也气势之极。一直生活在北方且对绿植包括树木并不擅长的我，不由心生喜爱和敬仰。探问方知，代表性极强的此树被评为福建省省树和福州市市树，一直求解福州为何称为“榕城”而不得的我，顿时找到了答案，同时也为自己的寡闻无知羞赧。于是，观其行、思其品，成了我每天一大热衷和日常，女儿好奇着我的好奇，欣赏着我的欣赏，也不由自主加入了进来。

出于对军人一直以来的由衷敬重与爱戴，几年前我脑海中就深深烙印下陈祥榕烈士的名字。现在看，他名字中的祥榕二字和眼前的榕树何其像！实在像！祥字是其初心和至性，代表着他大爱人民的胸襟；榕字是其内核与质地，代表着他有别于常人的情怀。不能忘也不会忘，作为本省杰出的代表性“树种”，刚入伍他就义无反顾地把自己种在了人迹罕至、高寒缺氧的最边疆。他与战友执守的喀喇昆仑哨所，常年面壁的只有冰川、荒漠，热闹的只有狂风、暴雪，更与温馨的人间烟火有着遥远距离。那里暗黑得没有光，但心中有亮的他们，却毅然决然榕树般挺拔在哨位上，只因青春被信念浇灌，热血为忠诚流淌，骨髓为人民担当。“我站立的地方是中国，大好河山寸土不让！”坚硬在心中，石子一样普通的他、他们，把自己站成一道道捍卫祖国尊严、守护万家灯火的巍巍界碑。哨所里，年龄最小的是他，一笑俩虎牙的是他，爱吃家乡桔子的是他，答班长之问“使命所系、义不容辞”“清澈的爱，只为中国”的也是他。2020年5月初，外军越线滋事，班长和他等火速赶往前沿支援，经殊死搏斗，敌人被逼退。他在日记中自豪地写道：“面对人数远多于我方的外军，我们不但没有一个人退缩，还顶着石头攻击，将他们赶了出去！”纯真、赤诚的描述道出了他们的果敢勇毅。2020年6月15日，外军公然违背双方

达成的共识，越境寻衅，交涉无果，数倍于我方的外军用钢管、棍棒、石头连砸带打，十分嚣张。听到“营长被围攻”的呼喊，作为盾牌手的他立刻弓起不满19岁的身躯，紧紧趴在营长陈红军身上，保持这种姿势一动不动，直至生命停止。

参军时，他执拗地要去最偏远、最危险的地方，姐姐陈巧钗曾和他急过。如果不是他坚持，又如果没冲在最前面，人生或许不会就此定格，但他是军人，重使命有傲骨，其风采的诗集也便如此一章接一章展开，扣人心弦、感人至深又催人泪下。他牺牲后，姐姐理解并升华了他选择的认识说：“弟弟属于小家，战士属于国家！”循着他走过的路，如今也成为了一名军人。入伍前，妈妈叮嘱他：“再苦也要坚持，不能当逃兵。”他答：“男子汉大丈夫，就算死，也要死在战场上！”真一语言中了。部队领导来家，他妈妈只问：“儿子打仗时勇不勇敢？”“古有岳母刺字，今有陈母问勇”的感人场景，不知击中了多少人心中柔软。做为晚

辈，他不能为长辈尽孝了，但此缺憾却确保了无数儿子能为父母尽孝，这不正是“一家不圆万家圆”之深层含义的阐释吗？他逝去后的每年清明，福建屏南离他家不远的革命烈士陵园第163个墓碑前，总摆满了菊花、桔香，人们多么缅怀他这位人小志豪的天地英雄啊！

作为一棵优秀的榕树种子，他重新回到了当初梦想出发的地方，以另一种形式守卫予自己颇多滋养的家园，反哺故乡以精神上的山水食粮，再度续写人生要义的不朽华章。在观览中思考，在品味中领悟，我和女儿在连呼此行超级有意义的同时，认知也不约而同出奇地合拍。一致认为，榕树是福州的美好形象与名片，魁伟而雄奇；陈祥榕是福建的骄傲与底气，坚韧而厚重。他们你中有我，心心相印，彼此映衬，耐读耐品，共同彰显和书写着“人杰地灵”之大美福州的页页过往与上等气质。我俩深喜着榕树，为其伟岸、神韵独具；更深敬着英雄，为其豪气干云、灵魂高贵！

去年建军节，我专程去了大连看望戎马一生的刘凤山叔叔，赴朝作战期间，他曾经当过一段我父亲的通讯员。这位从副军级岗位上退下来如今已94岁的老人，虽然双下肢已失去功能，但他精神矍铄、记忆清晰，说话逻辑思维缜密。他给我讲了朝鲜战争的极端残酷，生活异常地艰苦，说得最多的还是我父亲——他的连长为朝鲜军民义务修炕的故事，他说：“因连长为朝鲜军民修炕、盘炕贡献突出，被朝鲜政府授予金日成奖章。”

父亲的这枚奖章我见过，是圆形银质，正面图案是朝鲜人民军持枪战士和朝鲜国旗组成，背面则是凸起的朝鲜文字。刘叔叔补充说：“这枚军功章是只有极少数志愿军指战员才能获得的殊荣。进入朝鲜后，我在112师后勤处当通讯员。我们师在德川一带作战，经常要和朝鲜的党政军民联系，可师部里没有一个人会说朝鲜话，师长听说胡连长会说朝鲜话，就把他临时调到师后勤处，协助处长工作。”

刘叔叔对我说：“听说胡连长16岁就被日本鬼子抓到朝鲜半岛做劳工，干了3年劳工，学会了朝鲜话。胡连长的修炕、盘炕手艺那可是一门绝技，朝鲜人没有不折服的。”我告诉刘叔叔，修炕、盘炕那可是我们家祖传的绝活儿，从我的曾祖父开始就干修炕、盘炕这行当了。到了我爷爷这辈，那可是全县大名鼎鼎的修炕、盘炕的高手了。他不像别的瓦匠，天天走街串巷，挨家挨户敲板吆喝，而是坐在家等客上门，由于客户多，需要提前预约。有的是赶着马车来接，做完活儿又用马车送回家。

刘叔叔接着说：“在朝鲜的第二次战役前夕，我们后勤处与朝鲜德川郡的支前队为邻。吃过了晚饭，他们开始生火烧炕，不知何故，大股浓烟咕咚、咕咚地从炉盖子的缝隙往外窜，顷刻之间，满屋子浓烟弥漫，支前队的队员们被呛得不停地咳嗽，鼻涕、眼泪一起流。连长发现之后，让我带着工具和和一起去。到了现场，连长先看了看从烟筒里钻出来的那股烟的形状，又仔细地检查了炉灶的结构，然后让我熄灭了炉火。队长问连长：‘让他们把炕全拆了吧？’连长摆了摆手：‘不动大手术！’他把炉面的高度降下了一层砖，又把炉膛缩短二寸，然后把狗窝（烟筒根儿和炕梢交汇的地方）的迎风石板换了一个大点儿。这次再重新点燃炉膛中的柴禾，火势极旺，柴禾烧得嘎吧、嘎吧直响，揭开一个炉盖子，那烟也不往外冒，而是打着旋儿呼隆、呼隆往炕洞里钻。烧了一顿饭的功夫，队长顺手往炕头摸了摸，又往炕梢儿上下摸了摸，对连长竖起了大拇指：‘不冒烟，满炕热！你太厉害！’支前队员们呼啦一下涌了过来，都竞相拽着连长的胳膊，要求先修他们宿舍的炕，有几个小伙子把连长举了起来，一直拖到宿舍……那天，连长连续给支前队修好了5铺大炕，他们欢呼雀跃：‘这回可好了，我们能睡个热乎炕了。’

随后，连长的担子可就重上加重了，不光要给人民军修炕，还要为许多朝鲜的老乡尽义务。所有炕的疑难杂症，只要连长一出手，必然铺铺好炕，家家满意。‘志愿军中有个手到病除的炕神仙’这一消息不胫而走，接下来连长先后为人民军43师师长吴振宇、人民军预备役第7军团长武亭、人民军副司令员崔庸健等高级指挥员修炕，因为技术超群，效果完美，受到朝鲜党政军首长高度赞扬。

1953年秋天，我们从朝鲜回国那天，许多接受连长给修过炕的朝鲜老乡也赶到车站送行。他们拎着打糕、煮熟的鸡蛋和水果，把连长紧紧围住。有位朝鲜女记者一听说面前这位其貌不扬的志愿军竟然是她要苦苦寻找的‘炕神仙’，镁光灯一闪，咔嚓一声，给连长拍了一张快相。大家争相向女记者反映情况，鸭头村妇女主任吴镇爱说：“胡连长给乡亲们修炕，那是家家满意，户户叫好，他不收钱、不吃饭，甚至连烟都不抽一根，他说这是志愿军的纪律。”这时，金达路老人又接着说起连长在修炕时，独见财宝，拾金不昧的故事。他们说：‘志愿军不光是打仗不怕牺牲，对金钱也是秋毫无犯，这样的军队是无往不胜的……’

分别场面感人至深，许多朝鲜老乡拽住连长的手，泪流满面，泣不成声。我看着连长，他激动的泪花在眼眶里直打转儿……”

父亲的金日成奖章

胡焱

流金岁月

炊烟的味道

杨丽丽

在我记忆深处，总有一种熟悉的味道，那就是炊烟的味道。那是一种淡淡的柴草香，伴随着炊烟袅袅升起，弥漫在整个乡村。每当我闭上眼睛，那种味道就会在我脑海中浮现，勾起我对乡愁和亲情的深深思念。故乡的炊烟就像一根线，一头系着家乡，一头系在我的心头，它陪伴我度过漫漫岁月，成为我生命中难以忘却的记忆。

故乡的炊烟是最早升起的一缕晨雾，清晨，当第一缕阳光穿过晨雾，洒在屋顶上，炊烟就袅袅升起，那是村民们在自家的灶台上烧柴做饭的味道，混合着泥土和青草的气息，让人感到无比亲切。它像是一个信号，告诉人们新的一天开始了，而母亲早

已忙碌在厨房里，为我们准备早餐。她在灶台上熟练地切菜煮饭，那双纤细的手仿佛是一幅优美的画，每一次的动作都是那样的熟练和温柔。饭菜的香气通过炊烟传到我们的鼻尖，我们争先恐后地跑进厨房，母亲就会转过身给我们一个温柔的微笑：“去洗洗手，马上开饭了。”那熟悉的身影和弥漫在屋子里的炊烟味道，让我们感到无比温馨。

故乡的炊烟是温暖的港湾，每当我放学回家，远远地就能看到屋顶上的炊烟。那袅袅升起的炊烟带着小米清粥、肉馅包子的香味儿，像是在和我招手，告诉我家的方向。我加快了脚步，迫不及待地想回到那个温暖的港湾。一推开门，就能闻到饭菜的

香味，就能看到母亲在厨房里忙碌的身影，那一刻，所有的疲惫和压力都烟消云散，取而代之的是满满地幸福和温暖。

故乡的炊烟是无声的呼唤，每当我在外面玩耍，忘记了时间，只要抬头看到那熟悉的炊烟从屋顶上升起，我就知道该回家了，然后，就会循着那炊烟的味道飞快地跑回家。炊烟就像每个母亲的眼睛，它会给漂泊在外的游子们带来安心的安慰，无论我们走得多远，只要一闻到炊烟的味道，心就会安定下来，那炊烟里有每个母亲深深的牵挂和无私的爱。

故乡的炊烟是一根情感的纽带，它陪伴着我成长，见证了我的喜怒哀

乐。当我离开故乡，去往远方，炊烟就成为了我对故乡的思念。在异乡的街头巷尾，每当我闻到炊烟的味道，就会想起故乡的亲人和朋友，想起和家人围坐在灶台旁闻着炊烟的味道，聊着家常的温馨时光。炊烟成为了我与故乡之间的情感纽带，让我无论在何处，都能感受到故乡的温暖和力量。

如今，故乡的炊烟已经成为了我心灵深处的一种符号，它用那熟悉的的味道，为我带来一份宁静和温暖。我知道，无论走过多少岁月，无论身处何方，我依然怀念着炊烟的味道，故乡的炊烟是我心灵的归属和依托，是我生命中最永恒的记忆，也是我永远的乡愁。

影子

王过冬

影子说：哪里有你，哪里就有我
我和我的影子打赌

我说：不见得

我知道了一刹那
当抬脚的一刹那
影子推开我说：「我就在你脚下」
对影子说：「你还在你身边吗」
一天中午，我停下脚步

走到哪里都只有孤零零的一人
输的只剩下光秃秃的一座山丘
我输了
处处出尽了风头
赢得大地满满的生机
影子赢了

问问自己的影子
那么，我可以低下头
我连自己都找不到了
如果，有一天

聆听蛙声

耿春荣



永定河畔 李文勇/作

童年时，我家就住在永定河畔，夏日里昼夜不停的蛙声是乡村最美的音乐。

黄昏、晚霞为西山织就一幅祥云锦缎，我们端着洗衣盆来到河边，脱了鞋把裤脚挽得高高的，坐在河边一块青色的大石头上洗衣服。河水平缓清澈，可清晰地看见水底绿色的水藻和游来游去的小鱼，在一团墨绿色的浮萍旁边，小蝌蚪摇摆着尾巴，像是谁不小心将五线谱撒进河流中。我们总喜欢去浅水处捉小蝌蚪玩，伸手一捞，就会捞上来十几只，捧在手心里冰凉凉、滑溜溜的感觉。过不了几天，周身如墨的小蝌蚪，褪去小尾巴，变成了一只只机灵敏捷的小青蛙，小青蛙灰褐色的皮肤，等稍稍长大时，背部才渐渐发绿，卧在绿油油的荷叶上。

庄稼人把青蛙称作蛤蟆，母亲说：“蛤蟆是捕虫能手，也是庄稼的守护神，没有谁比咱农人对蛤蟆的感情更深了。”的确如母亲所说，乡亲们始终有一种朴素的生活理念，即对于青蛙的保护。比如：父亲曾经多次从蛇口中救出青蛙，淘气的男孩子用杆子扎青蛙，要遭到大人的斥责，青蛙是带来丰年吉兆的有益两栖动物，咋能去伤害呢？

我和青蛙相处的时间长了，也对它有了进一步的了解，公蛙要比母蛙体小，脚蹼上有吸盘，公蛙的颜色、条纹比母蛙鲜艳、靓丽，周身是翠绿色的花纹；而母蛙背部是褐紫色花纹，雪白的腹部。以前，我以为蛙用嘴叫，后来发现：鸣叫的是蛙两腮各长一个白色鸣囊，鸣囊一鼓一缩地振动就形成了蛙鸣。

那年三伏天，一场暴雨断断续续倾注了三天三夜，大雨过后遍地是水，村里村外一片水乡泽国。河畔、池塘、沟渠、沼泽且不必说，连田地里、路沟旁，到处都有青蛙在歌唱，“呱呱——咕呱……”听惯蛙鸣的人能轻而易举地分辨出不同青蛙各自歌唱的特点：有的老迈苍凉、有的清脆悦耳、有的亢亢激越、有的低沉凄婉……它们的节奏有长有短，音调有高低，像鼓角齐鸣，似胜者呐喊，那简直是天籁之声的歌会。

青蛙有极强的灵性，有一年严重干旱，村里池塘几乎干涸，听不到蛙鸣。我问母亲：“青蛙是不是都干死了？”母亲说：“它们都投奔村外的大河了。”对这个答案我是半信半疑。后来，我读了一本关于青蛙的

专著，书中说：在青蛙栖息的水源即将枯竭之时，它们凭感觉能找到十里之外的水源，转移中，有的被动物吃掉、有的被车轮碾死。我没想到，青蛙竟有如此悲壮的故事。

在中国的年画里经常会看到青蛙，寓意自然丰茂润泽，庄稼五谷丰登，农民的剪纸作品也常有青蛙贴在窗户上。农人出身的大画家齐白石画笔下也屡屡出现青蛙，他的那幅《蛙声十里出山泉》更是名扬天下。

这样的故事会让我们对人与动物、人与大自然的关系产生种种联想与遐思。人确实与大自然是一体的，人与万物都是通气连理的，彼此都息息相关。无论发展到哪一步，我们都不要忘记青蛙，学会欣赏蛙声，聆听悦耳的蛙声。